

爱，是沉重的。不能轻易的提起，也不要轻易的放下。

QINGSHANG

情殇

张洪英◎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情殇

张洪英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殇 / 张洪英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317-4175-6

I. ①情… II. ①张…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9088 号

情殇

Qingshang

作 者 / 张洪英

责任编辑 / 宋玉成 曲丹丹

封面设计 / 丁 瑞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147 千

印 张 / 6.75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4175-6

定 价 / 40.00 元

目 录

引 子.....	1
一.....	4
二.....	8
三.....	12
四.....	15
五.....	19
六.....	23
七.....	26
八.....	30
九.....	34
十.....	38
十一.....	41
十二.....	44
十三.....	48
十四.....	52
十五.....	57
十六.....	60
十七.....	63

十八.....	67
十九.....	70
二十.....	73
二十一.....	76
二十二.....	79
二十三.....	82
二十四.....	85
二十五.....	88
二十六.....	91
二十七.....	95
二十八.....	99
二十九.....	102
三十.....	106
三十一.....	110
三十二.....	113
三十三.....	117
三十四.....	121
三十五.....	125
三十六.....	128
三十七.....	132
三十八.....	135
三十九.....	138
四十.....	141
四十一.....	145
四十二.....	149
四十三.....	152

四十四.....	156
四十五.....	160
四十六.....	164
四十七.....	168
四十八.....	171
四十九.....	175
五十.....	178
五十一.....	182
五十二.....	185
五十三.....	188
五十四.....	191
五十五.....	195
五十六.....	198
结 局.....	202

引子

泡了热水澡，敷了面膜在睡眠不足的脸上。我怕极了夜晚，夜晚太安静，不喘气能听得清楚自己的心跳声。揭下面膜，套好毛衣和裙子出了门，路灯斑斓，在人和人之间流动，我找回了安全感。买了薄荷味道的爱喜香烟，坐在街角的长椅上点燃，一对年轻人坐在长椅的另一头，女孩儿的头发很长，一直垂到腰际，如黑瀑布一样，我透过烟雾望着他们缠绵，年轻的爱总是如此让人羡慕。手机响了，是叶的电话，约我在家门口见面。

往家走的路那样长，走得很累，就像最近做的梦一样累。躺下睡不着，等睡着了便开始做梦，重复着同样的梦，醒来记得清清楚楚，在梦里还拿着笔要把做的梦记下来。梦里那条路好长，走也走不到尽头。

钻进车里，车里的暖风让我感觉到放松和舒服，我怕冷，深秋我就穿上过冬的棉衣了，一冷我的心脏就疼，揪在一起一抽一抽地疼。叶从包里拿出一个紫红色丝绒的盒子打开给我，

是碧玺项链。

“很漂亮。”我随口说。

“喜欢吗？你？”

“当然，它是落入人间的彩虹，好像也是我的幸运石。”

“戴上吧，给你的。”

“它还叫旺夫石，能旺你吗？”

.....

安静地坐在车里，叶拽了一下我，顺势我便歪在他的肩头，他身上的味道总是让我在瞬间迷失，淡淡的烟草味和海风一样的味道混在一起，朦胧、干净。他的下巴顶在我的头上，他告诉我，我永远是他最爱的女人，不论在哪儿，他的心都在我身上，他心里装的都是我。

我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把项链戴在脖子上亲了一下他的腮，胡茬很高了，看上去有些沧桑，他的侧影在我眼里也是完美帅气的，这个男人哪里都优秀，我真的好爱他。

刚走下车，妈妈来了电话，说家里点了炉火，屋里很暖和，让我放心。在外地工作生活，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念，唯一和家里走近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妈妈每天都会打一个电话来，为省她的话费，我会把电话摁了再拨过去。离家在外的我是她的牵挂，总说回去，总没有时间。门口保安室的王大爷和我打招呼，两眼眯成一条缝冲我笑着，我知道这双笑眼会望着我走多远，他喜欢我这花裙子，每次都是，望得我后背发凉，以后他当班，我绝不再穿这条裙子。刚进屋叶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到屋里了吗？”

“嗯。”

“把门锁好，别出去了，太晚了，我不放心。”

“不出去了。”

“洗澡睡吧，我有事不能进去陪你，别生气。”

“没关系，你忙吧。”

“晚安，我走了。”

“拜！”

—

走到公司前台和刚进门的人撞了满怀，手里抱着的一堆文件和票据散了一地，我的眼镜断了一条腿掉在地上，看不清东西，我只好蹲下身来摸索，那人连说着对不起向电梯口跑去。

“哎，你不帮收拾东西就算了，把眼镜帮我拾起来啊，哎，你……”真够倒霉的，遇上个没礼貌的家伙。从电梯下来的人中有一个人蹲了下去把眼镜递到我手上，只有一条腿也行啊，能凑合看清眼前的一切就好，别回头丢一张票据，经理可不得把我吃掉。想想经理的脸就怵。狼狈地谢过了这个个子不高，稍有点胖的男人，黑色的西装散着淡淡的烟草混着海风的味道，我喜欢。

办完经理交代的事情已是下午了，快立秋了，天气好得不得了，白云如一团一团厚重的棉絮一样在碧蓝的天空上堆积着，衬得天空好辽远、好空旷。

老公来了电话，不回家吃晚饭了。既然不用张罗晚饭就不着急回家了，我先去配了新的眼镜，选了一款宽宽的黑色边的镜框，戴上很有范儿，显得脸越发白皙、小巧了。真得感谢这个冒失鬼，不过下次逮到一定让他赔眼镜钱才对。路过安安

金店就踱了进去，她正收拾东西准备打烊。“一起吃饭吧，反正也没什么事了。”“好啊，美女请客乐意奉陪。”喜欢安安，她是真的美女，从上学时就是。走进婚姻，她少了些许童真，添了成熟女人的韵味。每天和金银珠宝打交道，她并不俗气，一动一静更显出她的气质优雅，高贵。

去了烤肉店，门厅摆满了绿色植物，大株的绿萝和龙血树郁郁葱葱，玻璃地面下游着自在的锦鲤，环境让人安逸。选了靠窗的位子后我去挑选要烤的肉，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从我身旁走过，淡淡的烟草混着海洋的味道让我的心一惊，这么巧？吃饭时有点心不在焉，安安问，含糊地敷衍着，却一直放不下那淡淡的、干净的味道。

很晚老公还没回来，打电话关机。没有尽头的应酬，我和他已形同路人。QQ挂线，没有几个人说话，这些熟悉的陌生人陪着我一个又一个无聊夜晚。烟上线，我把白天的事和他说，一直在说那淡淡的、干净的味道，烟说我花痴，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吧，我发了表情图片，用榔头打他的头。他用坏笑回应我。烟是江西人，企业的高管，他这么说，我相信。有时无聊了我会拿来毛线和棒针织地垫、杯垫，烟问起织的是什么，我说了，他不信，不信我会做这些女人味十足的活计。打开视频织给他看，他就一边吸烟一边安静地看着我，我织累了关上电脑睡去，他也不在意。有一天，他突然说，给我织一件毛衣吧！我大笑，现在这年月谁还穿“温暖牌”的衣服啊，他很认真地又说了一次，我答应了，着手买线开始给他编织。我不只相信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也相信网络上每一个朋友，从不怀疑对方的真诚，我相信，头脑越简单快乐越纯粹。

早上下雨，到公司晚点了，幸好经理没来，打扫完经理办

公室的卫生给自己沏了杯咖啡。公司不大，经理用人用得很经济，他不雇用清洁工，办公室里的我、三个设计、花会计、出纳小王，还有两个库管和司机分别负责公司的卫生。我负责他的办公室。刚刚坐下来就听见经理大声说笑着来了，看来今天心情不错。桌上电话响，内线，经理叫我了。

“婉玉，这是我们的新客户叶老板，一会儿把最新的设计方案拿来，要做出图片效果的那几组啊，叶老板好几套房要我们装修。”我沏了茶递过来：“叶先生，请喝茶。”淡淡的烟草混着海风的味道飘来，我呆呆地站着。“昨天我们在楼下见过了，”他不紧不慢地说，“对吧？”我再次道过谢，因为昨天的狼狈有点脸红，出了经理室，不知为什么，心跳得好快。经理和叶先生的业务合作洽谈得很愉快，午饭经理请客，办公室人员陪同。

我挨着叶先生的位子坐下来，他身上干净的味道让我着迷，是的，我一直喜欢这样的味道。久经商场的经理棋逢对手，推杯换盏渐渐就醉了，饭后硬要去 K 歌，老公来了几次电话催，今天他没有应酬要我早点回家，每晚他在外可曾想过我是怎么过的，想到这些就心酸，偏不回，这次我也让他尝尝一个人的滋味。

叶说不喜欢 K 歌，半路就走了。回到家老公早睡了，电脑开着，QQ 上线，烟留言：去哪儿疯了？毛衣织了多少？

躺在老公身边，他很久没有抱着我睡了，他总是很累，看着身边这个最亲最亲的人忽然觉得有些陌生，这几年，我们怎么了？曾经的美好，曾经的海誓山盟都去了哪里，爱情就在柴米油盐中一点点消逝，能给彼此的感动再也没有了，偌大的房间，只有钟表的指针活得真实。

明天得早起，去叶的公司，这单业务我负责，所以我要亲自过去，叶明天会来公司接我，这人一脸的忠厚相，不会是那种奸诈的商人。这一单业务做好，经理给的提成少不了，为了银子可得用心做。尽管不缺钱，我更愿意自己养活自己。老公为了生活去打拼，已经把生活打拼得脱离了轨道。

叶的车开得很稳，我是晕车的，坐他车上没有晕。他车上也是那种干净的味道，和他身上的一样，我迷上这味道。叶的公司在市中心，装修得还算可以，白色的格调，干净利落，蓝色的装点，像海洋吹来的风，又像海浪打碎的水珠迸溅，养眼、舒心。和他就算正式认识了，在完工前每天都要和他打交道，心里有点高兴，就是为了他身上这味道吧，没有别的，老公还是优秀的，我比不上中年男人，一直我都是这么说的。

二

北方四时分明，晚秋时节气温低了不少，菊花大朵大朵地开着，树叶摇落，踩上去会觉得脚底板疼，不是叶子硬，是不敢用劲儿走路，是怜惜，是心疼。老公打电话说晚上不回来了，来了客户要陪。我坐在小区绿化带旁的石凳上吸烟，几个保安在负责任地巡逻。王大爷只管收发邮件、报纸，从保安室的窗里伸长脖子往外望着，很专注，两眼眯成一条缝。顺着他望的方向看去，远处的凉亭里有一对年轻人拥着在石凳上亲热，现在的孩子谈恋爱和我年轻那会儿不一样了，我们年轻时谈恋爱不敢在公众场合亲热，拉手都是没有过的。认识老公是经中间人三娘介绍，三娘是妈妈邻村的业余红娘，她来家里和妈妈说了对方的家庭条件、工作、人品，想必说得是极好的，妈妈点头同意让见面看一看。之后去了三娘家里相亲，只有妈妈陪我一起去，我不让带更多的人，在我心里相亲是丢人的事，我讨厌这种方式，我似乎更期待小说里写的那样一见钟情或是偶遇的缘分。女子无才便是德，妈妈说我书读得太多，忘了生活的根本。

所有的人认定我们是般配的一对儿，当时的我是羞涩的，

没有主见。妈妈说处处吧，了解一下，看着人还不错，挺老实厚道的，还有手艺，跟了他将来不会吃苦。妈妈的话是经验之谈，我深信。

安安来电话约一起吃晚饭。要了红烧猪脚、西兰花和一小份排骨，她喝白酒，大口大口地喝，女人这样子喝酒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强大的刺激。多半瓶酒喝完，她的脸绯红，像个苹果，给人想咬一口的冲动。我要了一瓶啤酒陪着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她没有更多的话说，只是喝酒，猪脚烧得很酥，筷子一碰就碎了。我猜想安安的心也是，只消我一碰就会散落一地，我不想帮她收拾，所以我没有去碰。拖着深度醉酒的安安去了足道馆，做足疗能帮她醒酒。“水中央”，是新开的连锁足道，装修考究雅致，每次只在门口路过，这是第一回进来。服务生帮我架住安安并领我们到空闲的房间。倚在床榻上安安的脸色难看了起来，我示意服务生不要碰她，拿了垃圾筒放在她面前，安安一通豪吐，直到胆汁吐出来才罢休，我去卫生间用温水浸湿毛巾给她擦脸，旁边屋子传来笑声，尖尖的女人的笑声，尖得刺耳，有男人说话，好熟，和老公声音一样。有服务生从屋内笑着出来，从半开的门缝看见女人低头坐着，长发遮住了脸，另一张床上是老公的侧脸。我听见自己的心砸下来的声音。回屋，因为胃痉挛瘦瘦的安安蜷在床上抽动着，拉了被子盖在她身上，告诉服务生我们不洗脚了价钱照付，他们乐得如此，端上水果、茶水退出去，我嘱咐要了一盒火柴。

送安安回家已是凌晨，站在她家门口，使劲儿抱了抱她算是安慰她吧，看她进屋我转身。黎明前的天是最黑的，路灯拉着我的影子忽长忽短，手揣在口袋里紧捏着从水中央带出来的

火柴。我们住得不远，几十分钟的路，我好像走了一夜。小区里的亭子远远望去苍凉肃穆，走过去倚在栏杆上，四点整，路灯准时熄了。我瞬间被黑暗吞噬，突然的黑，我的眼睛适应不了，胸口闷得难受，没了方向感，我像浮萍般在黑幕里飘着。女人的长发，是啊，那个女人只是个客户而已，何必这样紧张呢，我相信他，就如相信我自己。

QQ 上线，烟的头像在动，很帅的头像，我一直就当烟的模样和他这个头像一样，尽管在视频里见过他，我还是拿头像当他的样子。

“还不睡？刚醒？”

“不困，刚回来。”

“疯了。”

“呵呵”

“有心事？”

“没。”

“睡会儿吧，天就亮了，还要上班。”

“你不也是？”

“.....”

“.....”

“海风味道的男人怎么样了？完工了吗？”

“还没，我下了，拜。”

快把叶忘了，他出差谈生意，几天没见了。他的秘书小吕替他处理我们合作中的问题。小吕二十出头，个子高高的，眼睛不大，一笑两个酒窝，甜甜的，不像男孩子倒有几分女孩的秀气。每次从他公司回来，财务的出纳小王总要过来问我小吕怎样怎样，这女孩子怕是看上他了，我笑着说明天再去带上

她，她总是噘着嘴朝经理室狠狠地瞪上一眼：“他不让去！”大家笑着，各自忙去。坐下来，捏到口袋里的火柴盒，我的心开始慌慌的了，是因为昨夜没睡觉？还是因为担心安安？还是别的什么？